

海洋文藝叢書

塔爾卡的良宵

——亞非拉小說選譯

杜 漸 譯

海洋文藝社出版

I 14
J 710

塔爾卡的良宵

—亞非拉小說選譯—

杜 新 譯



塔爾卡的良宵

——亞非拉小說選譯

杜漸譯

—— • ——

出版：海洋文藝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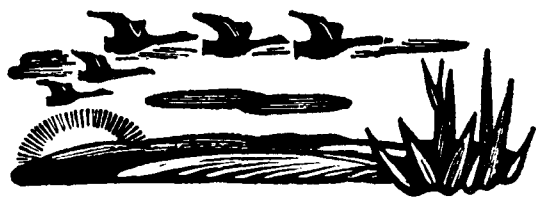
香港西營盤安寧里三號地下

印刷：大新印刷公司

香港上環西街四十七號地下

—— • ——

1977年6月初版



■ 目 次 ■

眼睛·····	(印度)凱·特·穆哈密特	1
塔爾卡的良宵·····	(智利)阿爾曼杜·捷格利	16
顯靈記·····	(埃及)鐵夫非克·阿爾哈金	22
夏天的假日·····	(埃及)邁哈穆德·台木耳	33
麥桿農莊·····	(巴西)蒙蒂羅·盧巴圖	44
死人的大餐·····	(土耳其)塞夫迪特·庫得里特	66
鋸木匠,過河吧!·····	(哥倫比亞)赫蘇斯·德爾科拉爾	80
拔牙記·····	(哥倫比亞)加西亞·馬蓋斯	93
賣藝人·····	(孟加拉)阿青特雅·古瑪爾·塞思·顧普塔	98
軛下·····	(印度)馬德古爾卡	109
租房記·····	(西印度羣島)薩姆爾·塞封	117
失掉的皮箱·····	(埃及)阿卜杜爾—蒙里姆·西林	123
一座舊鋼琴·····	(巴西)亞尼巴爾·蒙蒂羅·馬查度	149
因為我們是這樣窮·····	(墨西哥)約璜·魯爾福	178
雨後雲天分外青·····	(菲律賓)康拉度·符·彼德羅切	184
護士柯娜·····	(阿根廷)胡利奧·科塔薩爾	197
譯後記·····		229

眼 睛

(印度) 凱·特·穆哈密特

凱·特·穆哈密特 (K. T. Mohamed) 是印度以馬來亞喃語寫作的作家 (馬來亞喃語 Malayalam 是印度西南海岸馬來巴爾的土語)。凱·特·穆哈密特一九二九年出生於離加爾喀答南部三十里凱拉那省的曼芝利鎮，他在郵局裏當文書為生。短篇小說和戲劇，是他寫作的兩種主要形式。小說《眼睛》於一九五〇年獲國際短篇小說一等獎，這獎是由印度斯坦時報組織，美國紐約先驅論壇報頒發的。這篇小說通過一個長得很醜怪的窮人同一個瞎眼乞丐姑娘的戀愛，揭露出印度社會對這一對窮苦的戀人的壓迫，寫得有血有淚，相當感人。

每一個有眼睛的人一看見我就笑我，有些人還忍不住要大笑一場，他們講了我很多可笑的故事。

可我知道他們說的是些什麼，是什麼使他們笑得像蠢騾似的。

他們笑我的理由之一，就是連我這樣的人也有了個情人！更甚的是，我還討了她作老婆！我是怎樣成了個情人和丈夫，就是使得他們笑了又

笑的故事，他們把這當作奇迹呢。要是你也想了解這一奇怪有趣的事，他們會叫你看看我。好吧，我將站在你跟前，難道我有什麼與衆不同的嗎？畢竟，我是個人啊。

我是長得個子矮小，黑得像炭，四肢長得很不勻稱，而我那個大腦袋，更是醜中之醜。在我的臉上，兩隻圓眼睛長在兩個深洞洞裏，一個獅子鼻，一個青蛙的大嘴巴，兩隻過大的耳朵之間，是一個窄窄的額頭。我那臉上還長滿了麻子，那是我十二歲時得過天花，在臉皮上留下了這些難看的疤痕。小時還蹣了一跤，跌癰了右腿。是的，我可以說是集醜陋於一身了。他們告訴我，第一眼看見我，每個人都覺得我像一隻黑色的猴子。可人們看見猴子並不會覺得可笑的，但當他們看出原來這像猴子一樣的動物竟是個人時，就忍俊不禁了。有一次我在街上走過，聽見一個人告訴他的同伴說：“這個人使我聯想起《巴黎聖母院》中的鐘樓駝俠呢。”雖然我並非是個駝子，但我從不停下脚步來提出抗議的。畢竟，使人聯想我是像什麼或像哪一個，那是由不得我作主的。不管怎麼說吧，他們的嘲笑，却使我對自己有了更深的認識。

當我看到穿戴得花枝招展的年輕女人在街上翩翩走過時，我就自慚形穢，像含羞草似地萎縮

起來，因為她們一見我，就猝然把臉擰開，活像婆羅門看到了一隻惡兆頭的貓頭鷹一般。正是她們傲慢地不把我當作一個同她們一樣的人，不尊重我作為一個人的感情——這使我意識到自己境況的可悲了。我也跟你們每一個人一樣，天生有愛美的感情，我也同樣欣賞美色，可你們却認為我不配，把我這種感情當作是不可饒恕的罪惡。總而言之，這個世界清楚地表明，像我這樣的人，是沒有權利活在世上，這點我也知道得很清楚。

我還不懂事時，父親就死掉，那麼我那老母親，就成為我家庭中唯一的親人了。若說這是遺傳的結果吧，那麼是誰對我可悲的醜陋和可怕的畸形該負責任呢？我的爸爸嗎？還是我的媽媽呢？不，我怪不得他們的。為什麼要怪他們呢？我生了下來，也許他們不想或沒料到我會生下來的吧？我們總得傳宗接代的——我沒有夭折，我媽媽也沒有死掉。難道那家庭的大樹不應生出新的枝葉，繼續延續下去嗎？

人的家庭觀念，是一種社會的產物，最初是我那不懂得轉彎抹角的媽媽對我表示出來的，她問我：“兒啊，你不找個新娘回家來嗎？”

母親這個問題，我聽來一點兒也不奇怪。

我強忍住心情的沉重，回答道：“噢，要的，

媽媽，聽其自然吧！”

於是她就去跟她那些白髮蒼蒼的鄰居磋商，這一磋商就商量了好幾天。她一天又一天滿臉痛苦地回家來，不由得使我爲她擔憂，每天我都問她：“媽，是什麼回事呀？”但她只說：“啊，沒事！”就在這“沒事”後邊，悸動着一個母親充滿絕望無助的心啊。

兩個禮拜慢慢地過去了，母親也不再往外跑了，那些以前沒嘲笑我的人，現在也開始笑起我來。一個頭髮斑白的老人同情地指出：“可憐的小伙子，他母親要給他找個新娘有多困難辛苦啊！老天爺！爲什麼你竟造出這麼樣的一個人來呢！”

我開始偷偷地打扮起來，我設法穿上一些好衣服，但我這種嘗試，只令得人們笑得更加響亮，難道我變得更加難看嗎？我意識到烏鴉洗澡也變不了天鵝的。

讓我繼續把我的故事講下去吧。最後，我也找到了一個愛人了！你聽我這戀愛故事準是聽得很不耐煩了，我渴望愛人和得到人愛我，這不是很自然嗎？我的戀愛故事當然是很美妙的，包含有一個年輕的女人，她愛上了我，後來還嫁了給我，壓根兒不顧我長得那麼難看，難看到使所有人見了都會噁心把眼睛看到別處去。

我母親想找個媳婦的努力全都白廢力氣，沒

有女人願意作一隻“猿人”的老婆，被這種失敗壓得透不過氣來，我母親變成了一個性格乖僻的老太婆，從此她沒有好轉過來。我的母親爲了安慰我焦急的心，至少有時候會安慰一下我，我親愛的媽媽是我的生命，是她用愛的金線把我跟這沒有愛的世界聯繫起來的，她甚至在我那醜得可怕的容貌中，也能找出某種美來。她死後，我就剩下孤零零一個人，現在我已不再爲她哭泣悲哀了，要知道她再也沒有力量忍受這痛苦了啊。

後來，事情發生了，先是門外傳來一根沉重的棍子“嗒嗒”地敲在石階上的聲音，接着有一個姑娘的聲音在說：“先生，施捨點東西給一個討飯的吧，”那是一個乞丐姑娘，“先生，我看不見啊！”她繼續說道。我望着她，接着望着她的眸子，多使人難受的樣子啊。我忘記了自己的不幸，心裏想：“可憐的姑娘，她這麼年輕，却失去了視力，只可能憑着聽覺和觸覺來過日子。”

她樣子也不太好看，但她那長得很勻稱的身體有着青春的嫵媚，可憐的東西！我不由得向她傾心起來。

“你可以進來，在這兒坐坐，”我有禮貌地問她。她開始向門口摸索過來，我站起來，伸手去扶住她，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接觸到一個年輕女人，心裏却帶着壓抑情緒的沉重。我又再次望

着她的臉，拋開她沒有視力的眼睛不算，青春却使她仍然保有着美麗的顏色。她那高聳的乳房離我的胸膛並不遠，在我能想及之前，我就像發冷地哆嗦起來了，我覺得我嘴唇焦乾，四肢奇怪地變得沒了力氣，呼吸急促起來。

“你就在這兒坐坐吧，”我帶她走向走廊盡頭的一張椅子。她會察覺到我的手在哆嗦嗎？我給了她一點我煮好的食物，另外還給了她一個盧比。

她告訴我她的名字叫做麗娜，她和她年老的母親住在城市一間大工廠附近的茅屋裏。在她走時，我叫她他日再來。

麗娜開始經常來，以後就成了個習慣。我們什麼都談，我覺得心靈的負擔和生活的壓力減輕了。生活在瞬息間開始對我有了吸引力，麗娜的雙眼啊！要是它們有視力，它們會使她顯得更加美麗，難道不是女人的目光能使男人發狂嗎？雖然我只是從旁人的經驗知道這點，我也能理解它的含意的。我飢渴的心靈也有着它自己的慾望的。要是麗娜有眼睛那該多好啊！我根本不知道我這種願望是多麼的愚蠢，要是她真有眼睛，也許她就不會當乞丐了。即使她成了個乞丐，她除了單單接受我的施捨，也不會接受我任何別的東西的！不，她的眼睛也不會準許她來見我，每天來跟我談天了。

我這樣不知不覺地在胡思亂想，因為我也跟別的人一樣是有感情的，這難道是我的過錯嗎？

人們注意到我們見面，但沒有人妬忌我們的。作為一個“猿人”，我早就成了他們取笑愚弄的靶子了，現在我愛上了一個瞎眼女人的事，供給了他們更多的笑料，他們認為畸形人和盲眼女結合是很有趣的。有趣，可不是嗎？

有一天，我問麗娜：“麗娜，你想我是怎樣的人呢？”她害羞的微笑，使我感到極大的快樂。

“講吧，麗娜！”我堅持地說。

“難道我說過你是個壞人嗎？”她柔聲地回答。我覺得她的回答是誠摯的。我為之洋洋自得。雖然我並不想這樣，但却被那麼一種感情支配。猝然問她：“麗娜，你喜歡我嗎？”她靦腆地垂下頭來，一句話也沒說。我感到生活的魅力，在那情景下，在不斷增加堆積起來。

麗娜後來很快就走了。“麗娜！”最後我也有一個名字，可以在這遼闊而孤寂的世界上帶着愛情來呼喚了；有人可以讓我以渴望的歡樂想念了。生活，這使我如此孤寂的生活，變得甜蜜而歡欣。難道這不是我的幸運嗎！

那些恥笑我的人，是我的敵人。也可能他們把有關我醜陋難看的想法給灌進麗娜的心中，他們早已這樣幹了嗎？誰知道呢！可她連日夜都講

不清，又怎能講得清美和醜呢？她曾告訴過我，她是生下來就瞎的，我不敢說她生下來是瞎子是我的好運氣，但難道因此而愛上了我倒她是倒霉的運氣嗎？

第二天，麗娜又來了。我在想着我們的婚事，怎樣才能實現它！一個男子同一個女子結合不是應該找一個神的代表來作證婚嗎？但沒有一個祭司會來主持我們的婚禮的，這當然有它的理由，那些個神的代表者們都有一種他們稱之為“宗教的”世界觀，麗娜和我在信仰上是互相對立的。他們不會給我們任何幫助，不管這世界是怎樣大聲宣稱女多於男，我要討的只是一個麗娜罷了。不給我們主持婚禮這回事，却是這些個各自代表不同名字的神靈的祭司會達成一致的事，要是你不見怪，我不妨說實話，我是個穆斯林，但那又有什麼關係呢？這不就是那麼回事了嗎？

我問她：“麗娜，你肯嫁給我嗎？”

我覺察出她大吃一驚，由於我是個穆斯林這件事，使得她猶豫，得考慮一下的。“你說什麼來着？”這個瞎眼女丐會感到這裏面有着一點同情的成份。

“麗娜，只要你認為我是一個人，那就夠了，神把你派來給我，身份和信仰都是人創製出來的罷了。”

我懇求地望着她那顫抖的雙唇，就像一個謀殺犯在等待着法官的宣判似的，對，這是由她一句話決定我生或死了。麗娜默不作聲，那不是意味深長嗎？我繼續講下去，“說吧，麗娜，我要照顧你，答應我，給我幸福吧。”

“我答應你，”最後她答道，“我聽到人講過很多侮辱我的話，在我走過時，他們說，‘看，那猿人的情婦走過來了。’從這些話看來，你是長得不漂亮的。”

“你覺得怎樣呢？麗娜？”

她說下去，“我根本不懂得他們所講的漂亮是什麼，我也沒有見過一隻猿人，因此，我才不在乎他們講的那一套呢。要是他們說你是世界上最漂亮的美男子，那我難道會覺得有所不同嗎？我是以我的心來觀察世界的，我是以心來看出美和醜的啊。你是個穆斯林，而我是個印度教徒，要是你都不反對了，那我還反對什麼呢！我想世界上再沒有別的人像你一樣誠摯地愛我的，但……”

“那還‘但’什麼呢？”我焦急地問。

“是的，在我們乞丐這行業裏，有一個大大的‘但’字啊！我沒有清白的貞操獻給你，雖然我瞎，我也要愛情的，不過我那討飯鉢，討了一天也空空如也，有什麼辦法填得飽我和我媽媽空無一物的肚子呢。我只得委身給那些在可怕的夜晚

走來發洩淫慾的畜牲，你看不起我也沒辦法，誰也不會那麼大慈大悲放點東西到即使是個年輕姑娘的討飯鉢裏去的，我想你最初表示同情時也有這種動機吧。可今天我不尊敬別的人，只敬重你。只有你才有一副人的心腸啊。”

我愣了一會兒，好一陣大家都不作聲。最後我說：“麗娜，那是男人卑鄙自私的故事，我不會再去想它的。”她沉默無言。

過了幾天，舉行了婚禮，這在我那村裏引起了轟動，沒有任何神的代表作證婚，也不等任何人讚許，我和她——阿布杜拉和麗娜，就站在一起，起了一個莊重的誓，結成了生活的伴侶。

周圍的人們笑得更厲害了，特別是麗娜和她的母親搬來跟我一塊生活，更惹起人們哄然大笑。

那些自以為是社會棟樑的大人先生瞧不起地蔑視我們，他們根本不理解愛情婚姻這事全憑着兩顆灼熱的心。我設法給麗娜打氣，“麗娜，讓人們笑好了，他們準是瘋了。”

我們開始生活在一起，我不敢說我們這是一段幸福美滿的婚姻生活，也許不過是我們愛情瘋狂的衝動罷了。那就是我們的生活啊。社會倫理和宗教因襲以驚人的仇恨心包圍着我們。我們得不到幫助，也得不到諒解，我們不敢妄想能生活

得快快樂樂的，不過，我們要活下去，而且準備去面對我們的困難。

接着麗娜懷了孕，我這個猿人和瞎眼的麗娜並沒有隔閡，我們不理會外界的閑話和冷嘲熱諷，我直覺到期望着的一生幸福已降臨到我身上來了。我成了個情人，成了個丈夫，很快又會成爲一個父親啦！我感謝亞拉！他是偉大的！爲了麗娜看不見東西的眼睛我讚美他！

在孩子出生前兩個月，麗娜病倒了。我找了個醫生來，他檢查了她。我求他救救她。醫生說：“沒有什麼嚴重的病，我能治好她的。”過了一會，他問我：“她是生下來就瞎的嗎？”當我說是的，他又再次檢查了她的眼睛，然後關心地提出，“我可以開刀把她的眼睛治好，不過現在不可能，等她產後恢復健康才開刀吧。”

醫生的話震撼了我的心，我的青春，我的生命！他說他能使麗娜的眼睛恢復視力！等她能看得見時，我這個她以心靈了解的男人，會不會令她見了我發抖呢？還配不配她愛呢？當她能看得見的那一刻，她還會愛我和仍舊尊敬我嗎？我該怎麼對醫生說好呢？“不行，她的眼睛不需要視力，”我真想這樣大聲喊出來，可是我說的却是，“麗娜，醫生說你的瞎眼能夠治得好呢！”

我是在機械地重覆着說她早已聽見的話而

已，我怎麼能對她說明，她的眼睛復明會砍斷我生活的根基呢？有誰又不想保住自己的眼睛的呢？能治好先天性的盲眼不是最大的幸運嗎？麗娜對我的心靈十分了解，但却不了解我俗氣的一面。她說：“要是我能重得視力，我希望能做這手術。你覺得快活嗎？要是我能看得見你，我知道你會更加愛我的。”

雖然她在病中，她的容顏充滿了滿足，那只是因為一個新的生命在躍躍欲出嗎？

醫生給我開了張藥方，還解釋清楚怎樣給藥麗娜吃，他說：“等她生產後健康恢復正常了就來找我吧，那時我再詳細把手術的事講給你聽好了。”

麗娜很鎮定，但我心中却掀起了一場狂風暴雨，我心裏燒起了悶火，走到走廊盡頭坐下來，我只有呆在家裏才能得到平靜，但甚至連這一點也要完蛋了！我的世界是多麼渺小呵。

“不行，永遠也不行！你不能治好麗娜的眼睛，醫生啊！你竟然跟那些侮辱我的敵人沆瀣一氣，一塊來扼殺我，不過我會先殺掉你。你幹啥要在我們平靜的生活裏放這一把火呢？不，這怪不得你的，你是醫生，你要對疾病作鬥爭，瞎眼是一種最慘酷的疾病嘛，你是不能對它坐視不理的。那就讓麗娜能夠看得見吧！讓上帝賜給她這

種每個人都享有的巨大幸福吧！但是，我將在她知道‘猿人’是什麼意思之前死掉！那麼，我將永遠情意深長地活在她的記憶中。她現在對我的愛情和她在我身上所見到的美，會永恆不滅嗎？”我的心在哭個不停。

麗娜生下了一個男孩子，社會上對我這“私生子”誕生大為不安，有些人大笑起來，活像些蠢驢似的。這不是太有趣了嗎！一個醜八怪父親和一個瞎眼睛母親生的孩子是無辜的啊。這孩子有着麗娜一樣的容貌，也有着一雙像我一樣的眼睛，這真是好運氣啊！

麗娜的身體好起來了，她又提起那件我自私心在設法逃避的事，“現在我們該去見見那醫生了吧？”她不知道這句話在我心裏掀起了多大的風暴啊，我騙她說：“是啊，我都給忘了！我今天就去找他談談。”我知道我在說謊，我就像一個在汪洋大海中快要沒頂的人一樣。

我出去了兩個鐘頭，又再回家來，對她說：“醫生死了！”我能說的也就那麼多了。我甚至以為自己連這也說不出口呢。我無法裝出一副愁容，就像一個丈夫對能治好妻子眼睛的好醫生的死去表示悲哀一樣。我在自己痛苦的心中悄悄產生了自私和殘酷，這負擔實在重得無法背負。

這種難堪的日子繼續過下去。